

## ■ 新作聚焦

## 李春雷《农民院士》：

## 一幅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

□ 白 烨

脱贫攻坚已经完胜，乡村振兴正在途中。近日，由李春雷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农民院士》正式出版。该书在充分描写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在澜沧江边带领拉祜族群众艰难脱贫并走上乡村振兴之路的同时，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在数不胜数的同类题材作品中格外引人注目。

《农民院士》开篇就洋溢着如诗如画的民族风情：“天空蔚蓝如慈笑，地貌峥嵘似愤怒。细细瘦瘦的山路，白白胖胖的云雾，香香甜甜的野风，花花绿绿的杂树。阳光雪亮，穿透力强悍，投射在皮肤上，火辣辣。”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经典老电影《芦笙恋歌》的故事发生地。拉祜族儿女长期生活在深山区，以狩猎为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直过民族”。

主人公朱有勇出生于少数民族聚居地，从小就浸染在芦笙舞、烟盒舞、竹竿舞、对山歌、吃草烟等风俗里，对五彩斑斓的舞蹈、服饰有着深刻的童年记忆。作品前半部分，通过朱有勇的成长经历，以插秧、耕地、拾粪、喝火塘酒、娶媳妇迎亲等琐事为点缀，将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云南边陲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画面。

几十年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正是带着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朱有勇拼命考上了农业大学。而后，为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已出国留学的他毅然回国，向水稻的最大难题——稻瘟病进军。即使在这里，作者依然没有忽略民族风情这一重要元素。文中多次写到拉祜族人的饮酒场面：饮酒，在别的地方，别的作家笔下可能有所限制，但在这种特殊的风俗背景下，不喝便显得不近人情。一番酒战，直至夜半，将少数民族地区风俗淳朴、人心直爽的情性表露无遗。

该书中部和尾部，主要写朱有勇下乡扶贫的历程。初次登临蒿枝坝，走进寨

子，随机走访几户人家，猪屎牛粪遍地都是，杯盘碗碟污迹斑斑，一股独特的原始气息迎面扑来。然而残酷现实中又不乏诗意与感动，将要离开时，闭塞落后的拉祜族群众穿着民族服装，手拉手唱歌送别的场景让人鼻酸。

在作者笔下，一个个艰难的脱贫故事，穿插了浓浓的拉祜族特色。譬如关于对冬种洋芋的争论，扎丕、扎娃、娜努等都认为澜沧的冬天种不出洋芋，然而，当朱有勇的示范田开始收获后，白白黄黄的马铃薯滚了出来，顿时让怀疑重重的村民们全变成了“哑巴”。旋即，“哑巴”又变成了“喇叭”。譬如李娜努跟着培训班学种林下三七，克服重重困难，赚钱后主动邀请朱有勇去她家吃杀猪饭。土坯灶台的大锅里炖着排骨，丈夫斟满酒要与院士一醉方休，李娜努应邀唱起山歌，土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酒井乡坡头老寨的马正发，单家独户住在半山腰。庄稼有了好收成，办成一件漂亮事，他的口头禅是：“得吃了。”但是，他一年的收入除了供孩子读书和家人看病，也仅仅是维持温饱。朱有勇在蒿枝坝创办冬季马铃薯培训班的消息传出后，他听说不用交学费，就主动跑去报名，因为担心院士不肯收留，还特意带上一个大芒果。一个学期下来，马正发很快就“得吃了”。收获时节，他的地头引来好几家收购商，高兴得不满地唱山歌，腰间的酒葫芦晃来晃去。

刘扎丕家住半山腰，篱笆房，透风透雨。朱有勇开办培训班给蒿枝坝带来了人气，刘扎丕就在自家后院的空地上扩建了厨房，搭起大棚。大棚周围种上花草，围上篱笆。篱笆外面种满蔬菜，木瓜一串串，豆角满枝头。他还学会了用洋芋做10道菜，客人吃过都忍不住称赞。

作家写扶贫，处处着眼于特殊民族、特殊地域，从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入手，把这些元素进行碎片化处理，且整篇又是一个整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美好的氤氲感。书中爬满茂密青藤的小木屋，屋

“作家写扶贫，处处着眼于特殊民族、特殊地域，从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入手，把这些元素进行碎片化处理，且整篇又是一个整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美好的氤氲感。”

顶上置放的金色葫芦，熊熊燃烧的篝火，吹芦笙的男主人，踏舞步的女主人，不时回响的悠扬唱段，似乎绽放出一朵朵五彩缤纷的鲜花，弥漫着袅袅娜娜的芳香，迷幻且醉人。整本书不仅真实记录了朱有勇院士的科学扶贫，也真切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中多方面的进步与融合。文中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小人物，鲜活地记录了这一切。这一个个小故事、小人物，那么普通，又那么特殊，那么鲜明，洋溢着特殊的芳香，蹦蹦跳跳地进入了读者的眼睛、读者的心里。

在院士团队的帮扶下，昔日贫穷且颓废的刘扎丕改名刘明生，不再抽烟喝酒，而是一门心思学技术。作者对这个少数民族青年给予了极富民族特色的白描：“朝霞满天的早晨，月光朦胧的晚上，他就坐在房顶上，吹起芦笙，唱起欢乐的歌曲……芦笙和歌声，把他的深情和希望，涂满了大山，像满天的彩霞，似满天的星辰……”在浓郁的民族风情里，该书



引领读者看到各项种植产业，在祖国边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昔日冬闲地变成了现在的黄金田：“在这片高原净土上，各种蔬菜都可以种植，马铃薯是带头大哥，青椒、茄子、黄瓜、油菜、丝瓜们都是兄弟姐妹。大家在这里开开心心、生龙活虎地成长着、成熟着……它们一起轰轰烈烈地走进了澜沧的肠胃，强健了澜沧的骨骼！”故事结尾，芦笙再次吹起，《婚誓》的情歌在空中缭绕，伴随着熊熊篝火，毕剥剥地扑面而来，“那是生命的情缘，那是生活的浪漫。整个蒿枝坝、横断山、澜沧江，都唱了起来、跳了起来……”

可以说，《农民院士》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题材的重大收获，无论是记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新时代主题，还是记录拉祜族的前世今生，还是讴歌民族团结，抑或是艺术表现，都堪称一部厚重的史志般的精品力作，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

## ■ 创作谈

对于朱有勇院士，我早有耳闻，但仅限于新闻报道层面。接到邀请后，我从网上仔细阅读。这一下，竟然惊奇了。朱有勇院士扶贫的地方，正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那一首爱情歌曲《婚誓》的诞生地——云南省澜沧县。这首浪漫歌曲的背后，竟然有着那么沉重的故事。

于是，我走进了澜沧县，前后三次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深入采访。在采访中，我更惊奇了。发生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奇异瑰丽的故事，刷新了我的许多认知。从中，我了解了中国农村特别是边疆地区农村的另一面，也更了解了科学家的另一面。

在学术界，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是公认的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研究的开创者；在农民眼中，他是一位知农民冷暖、懂农民所想的贴心人。但在自己眼中，他只是一名有文化的农民。

的确，一名科学家，要真正地报效国家，实现自身价值，仅有梦想和专业是不够的。客观地说，城市里学研精深的专家教授为数不少，但大多只是在书房里或实验室里，而朱有勇院士的选择却正好相反。他揣着梦想和深情穿着胶鞋和背心，走进深山，多年如一日地投身于澜沧县农村脱贫攻坚事业中，把精彩的论文写在大地上，从而使得一项科研成果得以推广，使得数十万少数民族父老乡亲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正是认识到朱有勇院士扶贫的特殊价值，我才产生了格外的创作冲动。我下定决心，写好这本书，写出一个真实的朱有勇院士，写出一个新时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对于时代的神圣责任和无私奉献。

但是，创作真正开始的时候，却难以下笔。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心从三个方面入手。除了朱院士精准扶贫的个性故事之外，我侧重于两点：一是民族风情画，二是科学与文学，三是特殊的文学表达。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创作，此书终于出版。这本书是我用心血写就，自信在书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题材中有所创新。特别是本书主人公是一位院士科学家，而他的扶贫之地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故事和文化背景，更为此书增添了一层亮彩。

自我审视，我认为这本书的创新之处有三：

其一是用文学的笔法，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相对抽象的自然科学世界。书中对水稻、土豆、三七等品种的介绍和相关种植科技，都进行了形象鲜活的描述。其二，在创作之前，我曾先后三次深入到拉祜族村寨，时间一个多月，并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在创作中，我处处着眼于这一特殊民族、特殊地域，从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入手，把这些元素进行碎片化处理，且整篇又是一个整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美好的氤氲感。整本书不仅真实记录了朱有勇院士的科学扶贫，也真切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中多方面的进步与融合。文中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小人物，鲜活地记录了这一切。这一个个小故事、小人物，那么普通，又那么特殊，那么鲜明，洋溢着特殊的芳香，蹦蹦跳跳地进入了读者的眼睛和心里。其三，全书从序章“阿哥阿妹的哭声”入笔，到尾声“阿哥阿妹的歌声”收尾，通过大量丰盈的编织有序的故事，绣花般描绘了这一重大时代主题。应该说，在文学艺术表现上，本书有所突破，有所提升。

多年来，文学界一直在讨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都在讲故事，但讲“好”了没有？不好说。实际上，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品，只是表面宣传，并没有真正形成精美作品。或者说，有好故事，有感人的故事，只是讲述了，但在文学讲述上，并没有做到。我在创作过程中，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尝试。

## ■ 短 评

## 新时代谍战小说的独特语法

——海飞《苏州河》简评 □李云霄

《苏州河》是“海飞谍战世界”系列中的最新一部，这部小说延续了他《惊蛰》《醒来》等小说的艺术风格，兼具先锋性、传奇性与抒情性，以饱满的笔墨描绘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时代风云中看到了主人公及其信仰的成长。但这部小说与《惊蛰》《醒来》也有所不同，《惊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醒来》的故事主体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杭州与上海，《苏州河》的故事则主要发生在解放前后的上海，在时间上晚于《惊蛰》和《醒来》，时间的改变也意味着对敌斗争情势的变化，在《惊蛰》和《醒来》中，主人公陈宝山、陈开面对的是国、共、日以及不同特务机关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主要敌人是日寇，其次是国民党，而《苏州河》主要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看似更加简洁明了，但在上海解放前后极端复杂的环境中，更多的是潜流、暗流、回流，表面的斗争之下隐藏着更加激烈复杂的地下斗争，《苏州河》便以主人公陈宝山为线索，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对敌斗争形势的复杂、丰富与微妙。

小说的引子是三宗命案，租住在郝德路的女子张静秋被杀，此案由上海警察局刑侦处陈宝山接手侦察，但一案未破又出新案，居住在顺庆里的郑金权和居住在龙江路上的汤团太太也先后被杀，三宗命案之间似乎有着隐秘的联系，于是命案以及侦破工作构成了《苏州河》的重要情节之一，陈宝山和他的徒弟赵炳坤等人展开追踪。但是在叙述逐渐展开的过程中，作者的笔墨涉及了诸多人等，刑侦处处长周正龙以及他的妹妹周兰扣、上海仲泰火柴厂老板唐仲泰、老板娘董小乔、喜欢下棋的司机老金，以前的使女来喜，解放后的上海警察局刑侦处处长张胜利，等等，这些人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兰扣是个时髦女郎，似乎有点喜欢陈宝山，但转身陈宝山就看到她与唐仲泰走在了一起；尊养处优的老板娘董小乔得到陈宝山的帮助，两人在情感上也有点暧昧，但不久董小乔却将以前的使女、现在开馄饨摊的来喜介绍了陈宝山，促成了两人的婚姻；解放后新来的刑侦处处长张胜利原来就是陈宝山的发小，因打人致死而逃亡的张仁贵。在这里，小说的叙述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三宗命案及其追踪在小说中不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人物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以及人物身份、立场的迅速转换，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构建谍战世界、掌控叙述节奏的出色能力，以及他对复杂环境中“人”的多面性、丰富性的认知与探索。

随着故事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除了陈宝山之外，几乎所有的人物身份和立场都发生了转换。刑侦处处长周正龙老奸巨猾，不断试探陈宝山、赵炳坤，他说，“局里有个代号叫猫头鹰的共党，毛人凤查了很久也没有头绪”，而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自己就是这个猫头鹰，是另一条线上的地下党员，最后他临危不惧，为保护上海电厂而葬身在火柴厂的大爆炸中。在上海解放前夕，时髦女郎周兰扣与火柴厂老板唐仲泰私奔，搭乘太平轮逃往台湾，太平轮沉没了，正当我们以为他们在小说中消失了的时候，他们却作为潜藏大陆的

长张胜利在鉴别旧警察时开除了陈宝山，又侮辱了董小乔，原来他竟然是保密局安插在共产党内的特务，他在要往自来水厂投毒时被一举抓获，而当初那三宗命案，正是保密局为了使他不被熟人认出、顺利进入上海而特意安排的，行凶者正是那个看上去不声不响、喜欢下棋的司机老金，他就是隐藏很深的特务“老根儿”。而另一个隐藏更深的特务“水鬼”是看上去风姿绰约，似乎毫不关心世事的董小乔，她在惠民轧棉厂以隆隆机器声为掩护向台湾发报时，被陈宝山和赵炳坤两路人马发觉，而“她再次深情地冲宝山笑了一下。然后她突然扯下胸前那枚纽扣，塞进嘴里使劲咬了一口。……宝山看见她渐渐把眼睛闭上，嘴角很平静地淌出一缕血。”甚至陈宝山身边的妻子来喜和徒弟赵炳坤，也都有他不知道的身份，温和善良的来喜原来也是地下党员，她养的那些信鸽是用来传递秘密信息的，而来喜早先那个参军之后传闻死去的丈夫原来竟然就是赵炳坤。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如此密集的人物身份反转，对作者的叙事能力是一个巨大挑战，但作者的叙述语调始终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甚至有余力、有闲情将更多的人物、细节、风景编织到叙述之中，所以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虽然会时时感到故事情节与叙述节奏的紧张，但小说文本始终是先锋的，也是抒情的，这既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也可以说是海飞谍战世界系列的独特艺术风格。

在《苏州河》中，作者通过曲折的故事塑造了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陈宝山，这个从旧社会走来的警察既是地下党员，也是一名聪明机警的侦探，具有敏锐的直觉和出色的专业技术能力，在生活中他又是重情重义的人，小说中他身患脑瘤但仍亲临现场追捕“老根儿”“水鬼”的情节令人动容，最后他的自杀既是追寻当年父亲的身影，也是留给来喜和炳坤的一种解脱。这部小说塑造人物的最大特色是在情节的突转中不断凸显人物的多面性，小说中的周正龙、周兰扣、董小乔、唐仲泰、司机老金、使女来喜以及张胜利，都经历过这样“反转”的过程，正是在他们形象的反转过程中，让读者对他们留下更加深刻、立体的印象，这既是谍战小说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也是现实主义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解放前后环境与人物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在这里，海飞将谍战小说与现实主义、革命史以及坚定的信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开创了新时代谍战小说的独特语法。

《苏州河》的结尾，也是另一部小说的开始，“男人住在一间旅馆，行动怪异，有很多疑点，他们怀疑和台湾最近派来的一个行动小组有关，行动目标是要刺杀首长。我反特科潜伏在他们中间的人员刘开陈来打，代号‘断桥’，他已经从隐身的七宝镇上偷偷叫了一次市局，向上级汇报了对方的行动计划。炳坤正了正头顶的帽子，深深地看了来喜和苏州河一眼，对宝山的墓碑敬了一个礼。”在这里，海飞巧妙地将《苏州河》和《醒来》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既在他的“海飞谍战世界”系列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也意味着另一场谍战大戏即将上演，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 ■ 第一感受

## 焦虑作为养料

□季亚娅

《斑马》是一部令人惊讶的、另类混合的文本。我想假如是另外一个人来写，可能会把它拆成至少三本书，第一本是关于泰国的深度游记和观察笔记，第二本是关于假死骗保的悬疑故事，第三本是关于正在借助辅助生育技术、完成自己当母亲梦想的女性群体的非虚构观察。但我读完以后发现还有第四本，就是知识分子的观察手记。作者傅真把她对泰国的观察、对于婚姻制度与女性权利的考量、对于色情制度的论辩、对于当代青年的自我倦怠与救赎以及应对“消极能力”的解决方案，都放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当代知识青年群体所关心的热点话题，几乎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

在傅真身上同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女性的她自己，另外一个跳出来看着她在这个情境中行动的观察者，这是职业写作者特别重要的素质。刚开始进入文本，她用小说笔法写到曼谷的热，写到曼谷的湿度，写到曼谷色声香味触法的一切，这是像张爱玲那样擅于用通感笔法、细节丰沛的小说家的才能。接下来她描摹曼谷特性时，我们又看到一个充满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她完全在用两种不同的笔法写作，一种是小说笔法，一种是思辨笔法，尤其是小说里有一个具备“曼谷性”特点的人物Alex，她把她的泰国人格化到这个人身上。

曼谷是什么？她的曼谷是过去与未来的共存和分裂，是一个充满多元可能的存在。像《斑马》里“谍中谍”般的悬疑故事，放在中国恐怕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放到那个离奇的国度，一个既有科技手段又有妖术信仰的地方，一个汇集了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地方，我们相信可能存在这样的故事。她把曼谷的善恶一念、它的迷人与罪恶都集中在一个男性人物身上，成了泰国地方性的形象载体，这是艺术创造本身的魅力。

近年来很多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去书写女性生育、女性教育、女性职场和日常生活感受，这些文本呈现出来一个问题，可以跟《斑马》构成互文对照，就是女性写作到底是什么？对此有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理解？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当代很多活跃的女作家，比如孙频、文珍、淡豹、梁鸿，关注的是不同的当代女性群体，有的是打工妹，有的是乡村女性，有的是都市白领，有的是女性知识分子。在《斑马》里，傅真非常勇敢地呈现了执念于破解自身不孕不育难题，想成为母亲的女性群体，而且她们身处异国。当每个观察者带着不同的角度和具体的观察语境，去讨论今天的女性书写是什么，要怎么书写我们共同的女性经验，首先要注意一点，你在对哪个女性群体说话？傅真在这部小说里



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她有两组人物，一组是以艾伦为代表的、有能力在全球自由流动、有生育自主选择权的女性阶层；另一组是来自国内某些省份、身负传宗接代的使命，最终由于怀孕失败而自杀的人。

在女性写作的话题里，傅真敏锐地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的不同处境，但同时她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共同的处境：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生育，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曼谷的诊所里，可以享受按摩、医疗服务，但是当面对生育这一刻，你在和自己对话，这个处境是共同的。在各自不同中还能彼此看见和达成互相理解，这是这本书了不起的地方。

就小说写作的规范而言，《斑马》不属于中规中矩一类，它是一部破界的小书。作家可能在写作元意义上要写一部不一样的小说，这其中充满创作者对小说写作规范的理解，以及在这个理解之上对它的挑战。也许有时候比较用力、不是特别自然，但这也引发我们对小说是什么和小说还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思考，那也是充满创新和启发意义的元气茫茫。

最打动我的还是小说一开始关于生育细节的种种描述。那是女性最无助的时刻，你一个人面对自己，但是同时，这个经验女性之间是可以分享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个人的疗伤，而是通过疗愈把自己心中很多隐秘的、想对别人说又无法说出来的时刻发散出去、找到共情，变成了整个女性群体沉默经验的一部分，所以这又是普遍意义上的写作。它这里包含了关于怎样处理自己和日常、和世界的关系。

梁鸿在短篇小说《迷失》里写到女主人公在处理自己的母职（女性孕育婴儿）和另一个创造之职（作家完成自己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当时我跟梁鸿聊天，我们想到的题目叫作“女媧曾抛弃妻子吗？”女性如果可以完成从生物学意义的创造，到主体精神世界创造的转变，那么焦虑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消失。

我们的焦虑来自哪里？来自我们工作很多时候不是创造者的工作，而是我们要谋生、要生存的辅助手段。当我们面临行使哺育职责的同时，丧失或者一段时期丧失获取生产资料的机会，或者社会以母职的要求遏制女性成为创造者的冲动，那当然是相当不公平的，这时候焦虑就会产生。但是某一天，你能够把这段焦虑变成另外一种造物，那焦虑就变成一种养料。这就是写作的意义，也就是焦虑之间怎么转化。为什么读这本书能唤起你的身体记忆，当写作写到你的感官、你的身体、你的精神处境，你身为女性的命运与超越里，这种写作、这种文字一定是有力量的。